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24

古诗词英译文化初探

——人世变迁意境的传递*

陆红燕,顾正阳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翻译是以口语或文字的形式用听众或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转达出发语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之间建立某种等同,因此翻译并非语言本身客观僵硬的简单再现,更是在译者参与下对诗词背后深层释义理解后的再创造。文章结合汉语及英语语言特点,以中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以人世变幻为主题的中国古代诗歌在英译过程中的传递。

关键词:古诗词英译;人生变幻;翻译策略;意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136-05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
“人生几何春已夏。”(杜甫《绝句漫兴》)

人生浮游于世,世事兴衰不断变化,时光的流逝永远在这古往今来中没有休止。世间万事万物终有所归,有所终。花开花落,云生云灭,转眼便是又一春,恍惚间却已换了轮回。昼夜交替,寒暑交叠,人世纷纭变幻。“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升庵《临江仙》)想当年,豪情如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汹涌奔腾,风韵叱咤。而如今,三千丈清霜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大江东去,是非成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而夕阳依旧红如血,青山依旧绿如黛。然而,人世的苍凉又怎能如此数语道尽?在翻译此类诗歌时,应注意诗歌中人世变幻所透出的浓重的人生苍凉感的传递,“翻译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语符转换的结

果,还是一种释义性再创作过程”。以下笔者将以中国反映人生变幻的古诗词为主体,论述此类题材诗词的翻译方法及特点。

一、“反蒙太奇”解译法

“蒙太奇”本是电影剪辑的一种手段,是指将故事发生的片段隔离开来播出从而制造出一种跳跃性和非连续性,但观众在接触到这种非连续性的画面时大脑会自动将各种潜在的隐形联系拼串起来,因而非连续性画面变得符合逻辑起来,同时因加进了观众自己的理解,影片因而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在重意合的中国古诗词中,画面的设置可谓处处可见“蒙太奇”剪辑法——中国古诗词大都句句可独立成诗,句句可独立构成一个画面,句与句之间无明显关联词连接,因而具有一定跳

* [收稿日期]2011-06-15

[基金项目]200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8BYY204)“古诗词英译文化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顾正阳(1948—),男,上海人;教授,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陆红燕(1987—),女,安徽安庆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跃性,但句句组合成篇后却又是完整的画面意境。考虑到英语语言读者思维的强逻辑性,这种“蒙太奇”式断裂诗句会给人一种前后无关的拼凑感,所以在翻译时,或可尝试一种“反蒙太奇”式解译法,即通过补译相关词语、调换句式等手段将原本断裂跳跃性的“蒙太奇”式诗句还原成具有逻辑性的画面,使整首诗读起来具有协调性以及逻辑性。请看赵嘏《江楼旧感》: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 风景依稀似去年。

故地重游,独自登上江畔的高楼,望着这月光与江水融为一体,那水天又相接成一片,不禁轻轻悲叹起来:眼前的风景隐约中仍如去年,但去年曾经一起来赏月的故人,如今已不知身在何处。这首《江楼旧感》情景交融,虚实相关,逸兴深长,结构细密浑圆,语言干净简洁。前两句写登楼所见之景,“独上”实写动作,但一个“独”字却也泄露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心境;“思渺然”,落寞心境下的凝神沉思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态? 颌联叠字回环,月色如水,水色如天,波柔色浅,水天之间宛若有声,静中见动,幽静恬美。只此一笔,便囊括天地,江楼之景瞬间便脱俗得清丽绝然。然而如此清丽的美景之中,却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同来望月人何处? 去年今日此楼上,人映晓月月映人;只是今日,只剩月光依旧,故人何去?“同来”呼应首句“独上”,暗示今已非昨;“人何处”的喟叹让人恍然而悟“思渺然”的前因后果。人已去,只是这风景似乎仍如昨日,所谓物是人非,感慨不可不多也。译文如下:

Along I mount the Riverside Tower and sigh,

To see the moonbeams blend with waves and waves with sky.

Last year I came to view the moon with my compeers,

But where are they, now that the scene is like last year's?

原诗整首诗紧扣诗题,景语情语交融,景中有情,情中寓景,前两句实为写景,但寥寥“独上”、“思渺然”二词便已泄露了诗人无法抑制的怀人之情;后两句抒情之中却又依稀可见去年你我同来赏月之景。全诗情味隽永、淡雅洗练,句句可独立成诗,句句可独立成景,又句句可独立寓情,若

仅独立视之,似无必然关联但整体组合却又是幅完整的画面,这便是中国古诗词典型的“蒙太奇”组合法。译文在处理这种“蒙太奇”组合成的句式时,分别将前两句和后两句各自独立断裂的诗句拼译成具有连接性的两组意境。前两句增译主语“I”,使其后所见所叹均有所依托,并增译“see”将原诗隐形显化,成功连接后两句,并将断裂的两句融合成诗意完整连续的一个整体。后两句仍借助上文增译的主语“I”,增强主体存在感;同时调整句式结构,将颌联的问句解构分置于二处,“同来望月”英译后单独视之,末联忽地一转,风景依旧似去年,同时发问:但是故人何在? 结构性强,使全诗更加紧凑,画面协调而又具逻辑性,同时最后发问又引人深思,思味飘渺,不绝于诗。

二、虚处实译,加强感染力

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存在差异,差异保留了语言。的确,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它们在词语用法、句子结构以及表达方式上都有着诸多差异。汉语表意而英语重形,因此汉语中很多表达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英语则相对精确,主谓宾各个成分通常不可或缺,意思表达也更加直接明白。由于中英语言的这种差异,汉语表达的意思通常会显得比较抽象,具有一定的不可捉摸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虚”;而英语则会比较具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也即“实”。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古典诗词更是将汉语这一“虚”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用字简练,句少情长乃是中诗的见长之处。诗人通常会省略主语、谓语或宾语等,仅以几个字几个词来构建整个画面或意境,因此,古诗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多有幽邃深远之境,朦胧飘忽之感,漫天情思于字句之间飘逸而出,却又无从捉摸。而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词美之所在。但是在英语中,这种“虚”的意境却不能像汉语一样以虚来表现。因为从语法上讲,英语句子的主要成分是不可省略的,少一词则意不同甚至意不通,所以在翻译时就要对古诗中的“虚”处进行实化处理,使其首先意通其次意达最终达到境雅的效果。请看晏殊《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独徘徊。

这首词因其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流传千古。此两句“寓工巧于自然浑成,寄闲情于景物描绘,语调谐婉,情意缱绻”,语言圆转流利,明白如话,没有浓华重彩的造势,朴素自然的清丽婉转之风却已让人如痴如醉。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歌女弹唱着新谱的词;天气仍如往年,亭台依旧,甚至夕阳也如去年那天的姿势一样缓缓而下,让人突感恍惚——去年夕阳已去,何时它竟又归来,并且还上演着如昨日同样的落幕?夕阳去了又回,可是那些曾经绚烂的花儿却仍要华丽地散去;那偶然误入眼眸的双飞燕,仿佛也曾某个晴好的春日,我们曾经相识,只是不知,你是否真是那旧时燕归来。词的开篇,词人便用意象开道:新词一曲、古窖一杯去年天气以及那旧时亭台,意象一一罗列,有“古道西风瘦马”之平实简约,然而此后忽地“夕阳西下几时回”一问,又让人顿觉恍惚,花非花,昨非昨,今已非,落花离枝,韶华易逝,而我却只能独自徘徊在园中小径上。词中描写皆景,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词人将景和情都凝在了“伤春”这根弦上,因而弹奏出来的便是这谐婉的绵绵之音了。有意留春归,却无计留春住,花不得不落,燕也许会归来,但你我却终会老去。译文如下:

A song filled with new words, a cup filled with old wine;

The bower is last year's, the weather is as fine.

Will last year reappear as the sun on decline?

Deeply I sigh for the fallen flowers in vain;

Vaguely I seem to know the swallows come again.

In fragrant garden path alone I still remain.

原词整首词虚实相映,意象为实,意境却虚。卓人月有云:“实处易工,虚处难工,对法之妙无两。”(《词统》)刘熙载云:“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练不如不练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其实,所谓译事,也犹如诗词,“实处易工,虚处难工”,词中意象均为可以感知的事或物,可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意象叠加起来所建构的意境却让人难以捉摸,加之古诗词

中无处不在的“虚化”技巧,若只是简单的直译恐怕是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所以在翻译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虚处实化,灵活译出词人要表达的伤春情愫。在此译文中,译者根据英语语法习惯,加译了主语“I”,将其朦胧模糊的状态具体化为“我”的亲身感受;落花飘去,是“我”在叹息;燕子归来,是“我”曾熟悉。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使译文不仅符合了英语的表达习惯,让句子可读可品,更让读者读来有感同身受之感,会情不自禁被词人的情绪所感染,更易体会到整首词所浮散出来的淡淡哀愁感。

三、借箸还筹译法

中国古诗词曲向来以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而独具魅力,而意境的表达通常又多是借助于意象这一概念来完成的。仅马致远一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曲短短两句话,却囊括了九个意象,这九个意象一一组合竟组成了中国古村落的数个景象,将读者引入了一种牵断人心的悲伤漩涡,一发难以收拾。这样的古诗词,可谓一花一世界,“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在翻译这样的诗词时便要注意从小处着意,一字一词一语气皆要译出一种心情,一种意境。为了达到这种翻译效果,特殊翻译方法的应用便显得尤为关键。所谓借箸还筹,是指一个事物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不改变其本质。借箸还筹译法是在翻译,尤其是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忠实又合乎译入语语言习惯,并准确传达出原文的意境韵味,而变换一种句式,改变一种语气,又或颠倒一下位置,通过正说反译、反说正译,肯定句问句化等技巧的处理以达到“变一叶而知秋”的翻译效果。下面请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古之伟人何处寻,未来的伟人又在何处?天地永恒,却只有我,独自怆然泪流。诗歌连用两“不见”,将诗人内心的愤郁的情感雕刻出来,塑造了一个特立于浩渺烟海之前,热泪飞洒的志士形象。而心中之“念”,则将诗人与广袤雄浑的背景融为一体,构成一派阔大、苍莽的气象。“独”

字承上启下,从悠远的天地转向孤寂的心境,其情之挚切,令读者也不禁胸生泪涕。同时,此诗用口语词入诗,却更生沉镇笔力、雄浑格调,真实地反映出陈子昂“兴言”“风雅”的诗歌愿想。语言节奏上,它又打破了一般五言诗的“上二下三”节奏,嵌入虚字,使节奏既整齐又有变化,哀而不伤,使诗人强烈的情感得到自由挥洒,也更富于感染力。诗中仅两句五言,两句骚体,字字平实,却句句珠玑,这样一个个平实简单的字句组合到一起凝练成的却是万千华丽辞藻都难以诉说的悲怆豪气。那么,在英译中如何才能将这一字一句凝成的豪气传递给译入语读者呢?请看译文:

Where are the great of the past
And where are those of future years?
The 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
Here and now I alone shed tears.

凡读过原诗的人都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难以说清楚,这正是因为它所散透出来的意境深深渗入了读者的每一根神经。短短两句五言,两句骚体,甚至毫无雕琢、毫无修饰,却于平实中渗出丝丝愤慨的风雅、惆怅的豪情。诗之取胜,道之非一。或以辞藻胜,或以神韵非凡,又或以气势、意境……而陈子昂失意时幽州台上而歌的这首“前不见古人”的取胜之道无疑便是那恰如一江东流水般不可收拾的郁勃回荡之气,作者集万端慨叹于一诗,宇宙的无穷与生命的有限对比自然而生出的孤独与寂寞之情瞬间直抵人心,道尽了历代万千有志之士心中的郁结,可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在此译文中,为了使译语读者更好的感受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慨叹人生短促转瞬即逝的惆怅,译者将前两句平铺直叙的肯定句式转换成了充满迷茫愤慨的疑问句。寻寻觅觅,何处是所寻之人?天大地大,白云悠悠,却四野寂静无人能应,冷冷清清;而天地永恒,白云依旧悠悠,四野依旧苍茫,却独有我,无言独立台楼,怅然泪流,凄凄惨惨戚戚。前两句浩然发问,问天问地,而天地依旧不语,与后两句怅然泪流浑然一体,突显出了整首诗所散发出的悲怆意境,达到了与原诗意境效果的最大一致化。

四、顺光、侧光摄影法

顺光、侧光都是摄影用语。顺光是指光源从

摄像机方向照明被摄对象,使其表面均受光,能较好的表现景物固有的色彩,构成一种平调照明。但顺光由于不能通过光线形成影调变化,因而不能很好地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和表面质感。侧光则是指从被摄对象侧面照射过来的光线,它能使被摄对象形成由亮面到次亮面、明暗交界线、暗面和次暗面等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影调变化,使整个被摄物投射出很长的夸大的阴影,能很好地表现出画面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将顺侧光理论运用到古诗词的英译中,被摄对象就是中国古诗词的独立诗句以及整首诗词,光线则是译者处理翻译的角度。顺侧光摄影法即是译者将大部分随着原诗词本身的“光线”拍摄,但是为了避免顺光难以表现的空间感和表面质感,又揉以侧光角度,即整体“顺光拍摄”的同时兼以局部侧光修饰,使其达到明暗对比强烈的画面效果,同时侧光翻译法亦可加强古诗词的局部阴影化,能更传神地表现出中国古诗词的朦胧美,传递出古诗词飘渺忧伤的淡淡情愫。请看李煜《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更生还。

自从别后,春光已逝大半,眼眸所及之物无不让人满心忧伤。黯然神伤之际,身旁的梅花却已纷纷如雪飘落在这小庭的台阶之上,恍惚间竟已静静落满了整个肩头,轻轻将其拂去,可是不一会,飘飘洒洒的落花又沾满了衣襟。看着那鸿雁归来,但是却仍不见远方的任何音信,我们就这样彼此天涯各一方,连想在梦里相逢一次竟也是如此困难。心中的离愁别恨,就像那漫无边际的春草,越行越远越觉得这遍野的春草茂密非常,了无穷尽,难以穿越。此词乃是后主思念其弟从善入宋而不得归之作,全词离情别恨浑然天成,妙语迭出,语言平实自然毫无斧凿之痕。近人唐圭璋有曰:“此首即景生情,妙在无一字一句之雕琢,纯是自然流露,丰神秀绝。”(《唐宋词简释》)后主之词,素以白描见功力,淡笔勾勒却简净直淳,流走如珠,自然天成。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所以,译文也因符合后主词之平易自然之风。译文如下:

Half the spring has gone by since our parting,
All before my eyes brings heart-rending sorrow.
The plum blossoms fall down below the steps
like whirling snow,

No sooner brushed away than covering me over
again.

The calls of the wild geese bring no word;
The road is so long, my dream can't reach
home.

The sorrow of separation is like the new grass of
springtime:

However distantly you wander, you find it grow-
ing still.

原诗首句“别来春半”便总摄全篇,结出肠断之由,发出怀人之音。春半春意盎然之时,却因一个“别”字让人举首触目间柔肠寸断,这该是怎样的相思之苦?触目之处梅蕊缤纷,零落如雪,鸿雁南归,但是却仍不见远方的锦书音信。“砌下”两句,“乱”字与“柔肠断”相呼应,一个“还”字更是“熟”而“不俗”,“言愁之欲去仍来,犹雪花又拂又满”: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一笔两到,于婉曲回环中见情思。整句看来似乎字字写物,句句写实,但却又字字写人,字字着意。将意与象离析又重合,形成象外之意,使全诗氤氲起别样的情韵。“离恨”二句,李煜以春草入词,“更行”“更远”“更还生”三个简短的词句,将复迭和层递等修辞手法交织于一句。“春草”既是喻象,又是景象,更是心象。随着它的更行更远,那份离

愁也在那片视野中蔓延开来,更行更远更深,回环婉转,一波三折,正如俞平伯所说:“‘更行更远更还生’,以短语一波三折,句法之变换,直与春水春草之姿态韵味融成一片,外体物情,内抒心象,岂独妙肖,谓之入神也”(《读词偶得》)。整首词整体“顺光”而译,意、形变化均甚小,但小处着意,稍作处理,比如“触目愁肠断”一句,译者将其拟人化,一个“bring”字将原词人之主动变成景之主动,利用“侧光”技术呈现出触目之景的“质感”来,拟出愁肠断之情不自禁,情以难抑之感。再如下片首句,将“雁来”“侧光”译成“雁声”,“bring”“no word”声音与言语对应,加强质感,亦加强了全诗离愁的质感。

[参考文献]

- [1] 秦文华.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顾正阳. 古诗词英译文化视角[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283.
- [3] 徐应配. 历代哲理诗鉴赏辞典[M].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
- [4] 许渊冲. 宋词三百首[M]. 湖南出版社, 1992.
- [5] 许渊冲. 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6] 任金州, 高波. 电视摄像[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杨睿)

A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ang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LU Hong-yan, GU Zheng-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changes all the time. Throughout the ages, changes in life and of the world have always been a favorite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poetry themes. A translation is spoken or pen language form to convey the thoughts the source language expresses in a way the audience or readers can understand,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a kind of equivalence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nguage expression; that is to say,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creation by the translat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anguage rather than a reappearance of the language in another form objectively and stiffly. Therefo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ing of poetry forms and contents,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Based on Chinese and English linguistic features,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of changes in poems translation process by taking human affairs vicissitudes as the theme in ancient China is analyzed and explored under bo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ms; changes of human life; translation strategy; artistic conception